

## 陶渊明《饮酒》诗初探

吴云

陶渊明离开人间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认真、全面地评述他的《饮酒》诗的论者并不多见，而从他二十首《饮酒》诗中，仅摘录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几句，或至多援引一首诗作为论据，便认为陶渊明“静穆”、“悠然”者，历代有之。笔者在本文中欲对陶渊明的二十首《饮酒》诗，做一次综合探讨，以便对这一组诗和陶渊明的为人作出较全面的评价。

陶渊明的《饮酒》诗主要反映了他哪些思想情绪，从诗前的小序便可以看出其大概。其小序有云：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饮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简短几句话，便反映诗人在写这组诗时的孤寂痛苦的心情。与其说他在饮酒赋诗“以为欢笑”，倒不如说他在借酒浇愁，用酒来排遣他深切的苦痛与孤独寂寞的心情。人们不禁要问，陶渊明从那儿来的这么多痛苦与孤寂？这要从他写作《饮酒》的时代和他当时的处境来分析。

《饮酒》诗写于义熙十三年（公元四一七年），作者五十三岁。这时陶渊明已归田十二年了。刘裕这个新起的军阀，此时权势日益巩固，代晋形势渐近成熟，这正是晋宋易代的前夕，最高统治集团正进行着剧烈的权力之争；文人们在新的形势下，大都依附新贵，表现出“无行”的品德。陶渊明不仅对东晋政治不满，对刘裕将要代晋也更不理解，这就使他感慨极多；而这些感慨就在《饮酒》诗中抒写出来。

《饮酒》诗反映陶渊明慷慨最深的是易代。在二十首诗的第一首，便写了这个内容：“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从诗的表面看好象作者懂得了事物的“衰荣”、“代谢”乃其规律，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其内心却对此无限感慨；故其诗的重点乃放在“衰”与“谢”上面。清代东方树已看出这一点，他指出：“以衰为主，以荣陪说，其理乃显。”（《昭昧詹言》卷四）正因为诗人感慨的是“衰”与“谢”，他又无力挽回此形势，为此在诗末才“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用酒取“欢”，不，实乃用酒遣愁。

在《饮酒》诗中，使诗人感慨与愤激的还有社会黑暗和世俗败坏。如第二首，作者怨恨社会的善无善报，恶无恶报：“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第三

首则愤怒的指出：“道丧千余载，人人惜其情。”涉及到社会昏暗的诗，占二十首《饮酒》诗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至于慨叹世俗败坏的和“文人无行”的也有多处。如第六首的“雷同共誉毁”，和第七首的“众草没其姿”等等。在《饮酒》诗中，陶渊明表现了自己的耿介拔俗，守正不阿的节操。如第八首中“田父”劝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实际上是要他与黑暗的社会制度妥协。对此他却说：“纡轸诚可学，违己诘非迷”，婉言谢绝了。诗人针对当时的世俗，激愤地指出“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饮酒》第十二首）一方面不想苟活于当世，一方面则以清高而自许，这是《饮酒》诗中反映出的又一重要内容。如第八首说：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继尘羁。

诗的开头，作者以孤松自况，表现自己高洁坚贞的人格。诗的结尾“吾生梦幻间，何事继尘羁”两句，从表面上看好象消极，实际上诗人是说人生如梦幻之中，何必把自己束缚在尘网之中呢！这里的重点是要摆脱世俗尘网，表现了对现实政治的蔑弃态度。在全诗中，尤其“青松在东园，众草没有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几句，作者把自己比喻成青松，在寒冷的季节里，许多野草均被冻死了，而他却昂然挺立。此种思想品质是极为可贵的，它正是《饮酒》这一组诗精华之所在。另外表现诗人上述思想情感的还有《饮酒》第十七首：

“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在这里诗人又把自己比做馨香的幽兰，她与随波逐流的“萧艾”是迥然不同的。还有第十六首，陶渊明显说：“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这里诗人坚定地表示为了抱着“君子固穷”的节操，即便在生活中遭受多少饥寒之苦，也在所不辞。从上述的诗中，我们想起了伟大诗人屈原，他在黑暗政治面前，不妥协，不与之同流合污，宁可被孤立，也要保持自己高尚的品德。陶渊明虽然与屈原所处的时代不同，地位也不同，但他在昏暗政治中，要保持自己高洁的品德，这还是难能可贵的。

在陶渊明看来，要做到不同流合污，并保持自己高洁的人格，就必须坚持其归隐道路，这是《饮酒》诗的又一主要内容。如第六首：“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第十首：“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第十二首：“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第十五首：“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等等。尤其是第九首，诗人用与渔父问答的形式，表现出归隐决心的不可动摇，并以“吾驾不可回”的誓言，表示要与时政诀别，归隐到底。

《饮酒》诗中，就其内容来说，表现出消极因素者是第五首。此诗历代被引用较多，解释不同；尽管该诗已被很多人熟悉，但为了论述方便，我们还是把它抄在下面：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日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对此诗的解释与态度，历来分歧较大。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和态度：

其一、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文人和近代的资产阶级文人，认为这是陶诗中精华所在。在他们看来，此诗不但意境高超，思想感情也绝妙。为此，他们在其庄园或租界中雇花匠，种几十盆菊花，作诗命题为“赏菊效彭泽体”。显然，这是出于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与情趣，把陶渊明诗中消极的东西当作精华来欣赏与吸食。对此种观点与态度，我们应采取批判态度。

其二、有些论者，试用新观点来分析这首诗。他们认为此诗表现了地主阶级隐士陶渊明的远离人世，避居田园，过着悠然、静穆、闲适的田园生活。无论诗中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均无可取，为此认定此诗是陶诗中的糟粕，应当严加批判。这类论者还据此诗和另外几首歌颂田园的诗，便认定陶渊明是个“浑身静穆”、“悠然自得”、“欣然愉悦”的田园诗人，从而对整个陶渊明也持否定态度。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第二种观点也有偏颇。我认为此诗确是陶集作品中的消极部分；它确实表现了陶渊明这个地主阶级文人消极的思想情趣一面。然而，就是在这首基本倾向是消极的作品中，也应当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不宜不加分析的全盘否定，因为作者在此诗中仍然表现出一种对官场的厌恶和对自然风光的喜悦。这样的理解，是笔者把此诗同《归田园居》等诗联系起来得出的结论。陶渊明在刚归田时，曾把自己比做“羁鸟”和“池鱼”，把他的乡里比成“旧林”和“故渊”，并把上层社会比做“樊笼”。此种痕迹在《饮酒》第五首中也有所表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说，虽然居住在世间，却并无世俗的车马来打扰。心既然远远地摆脱了污浊的官场，那么虽处于喧哗之地，也如同居住在偏僻之地一样。诗的后半所说的“真意”与“望南山”的喜悦，也包含着“羁鸟”归林喜悦的因素。这首诗与那些毫无人间烟花气息的“隐逸”、“游仙”诗相比，还是不同的。它是有自己的现实思想隐衷在内的，而又用非常含蓄的意境表达出来。也许正因为如此，它在艺术上却相当成功，在文学史上有相当大的影响。

我们比较全面地考察了《饮酒》诗所表现的主要内容：诗人有感于政局易代，世俗败坏，故要坚守自己高洁的品德和归隐的道路。在归隐的岁月中，诗人也有过地主阶级的闲情逸致，采菊，望南山，悠然自得。但这欣然的心情，在诗人来说仅属一刹那，在二十首《饮酒》诗中也只占一首。诗人在写这一组诗时，其痛苦是很深的。因为他原是“猛志逸四海”，曾想干一番事业的人；只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他的处境，不得已才迫使他选择并坚持归隐的道路。在《饮酒》诗中有许多地方流露出此种心情。如第十九首他承认自己“畴昔苦长饥，投末去学仕”，只因为“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因而才“拂衣归田里”的。十六首中，也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因为“淹留遂无成”，这才回家来守“固穷”的。所有这些都说明，他的心情长期处于矛盾和痛苦中。此种矛盾和痛苦是极为深切的。如第十六首：“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仅仅几句诗，使我们看到封建社会中期的陶渊明，他既不肯与当时世俗同流合污，归田后虽然参加一定劳动，与农民有接触，但与农民的距离仍很大；他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于是他感到孤独、痛苦，甚至彻夜失眠。

陶渊明在晋宋易代前夕，把政治上和生活中的感慨，内心的各种矛盾与痛苦，总归在

《饮酒》这个题目下面，其用心也是相当悲苦的。他在写《饮酒》诗时，已是饱经沧桑的老人。他不仅了解现实的政治，也了解魏晋以来的历史。嵇康的不满时政，慷慨直言，终被司马氏所杀害；阮籍虽然也不满时政，又不愿与司马氏合作，但能用饮酒做掩护，以隐曲的《咏怀诗》的形式，抒发其感慨与不平而能终其天年。上述这些，陶渊明是了解很深的。为此，他要学阮籍，借饮酒为名，还把自己不满时政的话和感慨所写的诗命题曰《饮酒》，就是既要把话说出来，又要避免掉脑袋。他为了更保险一点，不仅把组诗的总题为《饮酒》，还在这一组诗的最后一首的最后两句，用“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作结语，其用心也是很苦的。

宋人在评陶渊明的《饮酒》诗时早已指出：“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託于醉，可以粗远世故。”（《石林诗话》卷下）陶渊明喝酒，说醉，正是为了避祸。倘若我们把全诗的最后两句和诗前的序言一起来读，就会发现其矛盾与痛苦有如大蛇一样缠住了他的灵魂，使他无法摆脱。陶渊明的苦痛，有的是他的时代所赋予，有的则是他出身的阶级所赋予。总之，在陶渊明诗中反映出他的真正快乐、“悠然”、“静穆”，是极少的，仅是时间的一刹那，便过去了。

这里有个问题仍须探讨一下，即为什么过去和现在总有些论者仅据《饮酒》第五首和其它几首诗，便认为陶渊明“静穆”和“悠然”呢？我们认为其根由有三：

1. 研究作家与作品时，仍在沿用摘句的方法。例如只摘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诗，或只选取《饮酒》第五首，便说他“浑身静穆”；而不是把《饮酒》其五放到二十首诗中进行全面考察，更没有把自己的结论放到作家的全部作品中去考察，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主观的、片面的。

2. 有些论者，尽管有时也从陶渊明的未忘世情和“悠然”、“静穆”两方面去论述，但却往往忽视再进一步找出其主要方面；为此得出的结论也是片面的。近读论述陶渊明的文章，由于忽视其主要方面，而过多强调他“浑身静穆”和对后代的消极影响，从而未能对陶渊明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是有几起的。

3. 未能把要分析的作品放到一定的历史时代。比如《饮酒》诗写于晋宋易代的前夕，作者感慨极多，悲愤、苦闷是他心情的主要方面；了解这一点，便不会因为一首诗便得出陶渊明“浑身静穆”、“悠然”、“闲适”的结论。